

第八章 律师公会

清晨七点，窗户刚刚打开，一股清新的空气从花园涌入餐厅。窗外靠近百叶窗的底端，新砌的花坛里长着嫩黄和粉红的玫瑰花，几只蜜蜂聚居在饱含露珠的花骨朵上，发出一片营营声。

女仆阿英已经起床，收拾好床铺后，赶紧来到餐厅，从足够12人坐的大餐桌旁边的边橱里拿出两套蓝边荷兰细瓷餐具，有规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她一边这么做的时候，一边竖起耳朵，聆听主人卧房里是否响起主人们的动静。跟阿英以前服务过的东家不一样，这家的主人容定夫妇从不晚起，那怕是在今天这样的周末。

楼梯上很快传来容定的妻子罗米的脚步声。

罗米比容定年轻两岁，个子娇小，和矮个子的容定站在一齐时，显得一般高。她肤色白皙，五官端正，大眼珠里闪着温柔的目光，额前的留海往后梳起，露出光洁的前额。出于清教徒式的宗教信仰，她衣着简朴，看上去像个新式大学堂的女教习，没有佩戴任何首饰。

罗米出生在宁波府近郊一位受美国长老会培养的第一代华人牧师家庭里。罗米的哥哥罗赉就学于长老会办在宁波的新式学堂崇信书院，后毕业于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以高材生资格兼职于英国传教士李提马泰兴办在上海的大型出版机构广学会，在那里结识了刚从中西书院毕业的容定。

容定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方正的人品打动了罗赉，在广学会举办的邀请家属出席的圣诞夜午餐会上，他把这位严肃的小同事介绍给自己还在清心书院念书的三妹罗米认识。然后，通过一点小小的暗示，罗赉得知容定对罗米颇为倾心。于是，罗赉在家里询问三妹罗

米的意思：

“三妹，你可知道，你可能成为运气最好的女孩？”

正在俯身做功课的罗米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望着大哥，“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那位在圣诞午餐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容先生吗？”

“你是指容定？”

“好极了，你记得他的名字！”

于是，罗赉把容定的倾心告知三妹。罗米听了，书本从手中掉落，脸色通红，一直红到颈后的头发根上。

经过一段很节俭的交往，三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星期天的黄昏，没有家长的容定，跳过托媒人上门下聘礼等等俗套，来到罗家，在罗家的小客厅里向罗米表白心意。

容定的求婚是从自己的家世说起的。容定的父亲是绍兴乡下的农民，略有田产，在容定10岁时去世，接着母亲改嫁，家里的田产给宗族祠堂撑腰的叔父夺走，生活一时无着，幸亏得到在上海洋人律师事务所供职的族伯容嘉树接济，才使容定能在著名的中西书院毕业，找到在广学会当翻译的工作。

“罗米，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属于处境顺利、生活安定、事事有大哥呵护的一类人，你可能永远不能体会我小时候所受的苦难，和因此产生要出人头地的志气。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不光有安定的生活，还要有富足的生活，只要是上帝能提供的，你都会有。你愿意我照顾你一辈子吗？”

容定预期罗米这个时候会提出想问问大哥罗赉的意思。但是容定上门之前，罗赉已经告诫过三妹，“今天的事情，你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了。”

罗米回答：“可我现在还在念书呀。”

“我可以等你。”

“等很久，行吗？”

“当然行。反过来，我要问你，你能等我吗？”

“容定，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下个月，李提马泰先生要安排我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

“我会等到你毕业回来的。”

当容定和罗米互相表明心迹的时候，容定心里是没有把握罗米真的会久等自己的。在那个女孩过二十岁还没有出嫁就会被人指指点点为“嫁不出去的老处女”的年代，罗米真的会等自己那么久吗？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阿加克斯号”巨轮载着坐三等舱的容定和一等舱的李提马泰驶离黄浦江时，李提马泰在甲板上看到容定眼圈发红的原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容定在英国留学，居然待了7年之久。更没有人想到，罗米在此期间，受教会资助，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得家政系学位。然后他们在上海重逢，两人在三十岁上下时完婚。

完婚后，容定忙于律师事务所里的工作，收入丰厚，但是几乎没有时间顾家。尤其是在他花7000两银子在新闻路这片空地上盖起这栋殖民地式的洋房后，“容公馆”里一切内外事务都落在罗米肩上。

容定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房，第三楼称为阁楼。一楼建在五个台阶的石砌地基上，越过典型的殖民地式有顶无墙的长廊，一排带百叶窗的落地玻璃门，通向大客厅和大餐厅。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道可拉开把客厅餐厅完全连成一体的橡木门。大客厅里空空如也，傢具还有待罗米去置办。出了客厅和餐厅平行的内门，是一条墙上镶柚木板的走廊。走廊的一端通向食品储藏室（pantry），后面是尚无煤气供应而烧劈柴的大灶间。走廊的另一端是一间还未置办傢具的小客厅。走廊的中端，面对客厅和餐厅平行的内门，是一部结实、蜡刻打得光亮、共分三段18级楼梯的柚木楼梯，经过这部楼梯到达二楼。

二楼共有三个卧房，一个书房。卧房外是有顶盖的阳台，阳台下就是一楼那条有顶无墙的长廊。书房外是刻着米字形栏杆的露天晒台。书房和主卧房之间是当时很新颖的西

式全套厕所。回到楼梯，往上经过另外一部三段18级楼梯的柚木楼梯到达三楼。

三楼是一间面积相当于三个卧房的大通间，三面是窗，一面是放衣物棉被的箱子间。

回到二楼，面对书房，有一间小厨房。小厨房的另一边通过一部小楼梯，从另一个方向下楼到达一楼的大灶间。在那部小楼梯经过的地方，有两间仆人的房间，和一间预备将来充作儿童活动室的边房。

罗米已经怀孕，但是并没有松懈管理家务。她的家务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跟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诸如大姐夫（罗米有两个兄弟、四个姐妹）什么时候生日，该送什么礼？闸北教堂的椅子坏了，该捐多少钱维修？二姐家的侄子中学毕业，该送球鞋还是皮鞋祝贺？哈通家的管家下次送盆景来，该给多少小费打发来人？第二类是整置花园。房前的花园足有一亩半的土地，除刚铺好草皮和种好房前屋旁的玫瑰花外，还没有种植任何其他植物。罗米的计划是栽种橘树、桃树、石榴树、琵琶树各1棵，无花果树4棵、玉兰树2棵、再加上沿街的墙边种上一排冬青灌木，那样才粗粗像个居家的花园，而不是像对街那片让英国陆战第四队遛马的光秃秃的马场。至于什么时候，种哪类树容易成活、长得好，就需要运用罗米在早稻田大学学到的家政知识。第三类是管理仆人。目前，这个家里共雇有四个仆人。她们是洗衣服、打扫房间、侍候餐饮的阿英和阿花，以及掌厨和做一切力气活的男仆阿三和马车夫小刘。对于仆人的管理，不光是指示他们做什么，而且是该怎么做。比如说，阿花，春天到了，今天你去把老爷（指容定）书房里的绒沙发套换成布沙发套，布沙发套在三楼箱子间，钥匙在我身上，待会儿跟我去箱子间開箱子拿沙发套；或者说，阿英，下次客人来，每块生梨片再切小些，每块都要刺上牙签，让客人吃梨片时不沾手。总之，罗米觉得为了这个家像模像样的过日子，她事事都得操心，整天像泡在沸水里煮，一刻都不得消停。

此刻，罗米正在和大厨阿三争论今天桂鱼的价格。

阿三来自南通，才20岁，穿着一条土布衬衫，内衣露在衣襟之外，一头蓬乱的头发，

每隔一阵就要搔搔头皮。他在房子里，走到东走到西，手里老是握着细铁丝编的苍蝇拍，随时准备歼灭这些讨厌的小飞物。

“一直都是一角五分，为什么今天的桂鱼要两角钱一条？”太太罗米问。

“太太，今天鱼大，不信你到厨房去看。”

“现在是桂鱼旺季，应该跌价。”

“快端午了，所以涨价。”

“瞎说，端午还有两个礼拜。真是萝卜卖成肉价钱。记住，下次最多付1角7分。”

当罗米跟男仆阿三争论鱼价的时候，容定在书房里刚刚完成《圣经》晨读。就跟容定的性格一样，这里从房子到每间房间，都是方方正正的。容定的书房里充满藏书，除了两边墙前摆满精装书皮的玻璃书柜外，狮爪形桌脚的橡木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得半旧的伊顿版《拉丁文法》和一本猩红皮封面、烫金字已经剥落的《圣经》。

《圣经》晨读后，下楼早餐前，每天这个时候容定习惯用钥匙打开书桌右手最上面那格抽屉，从那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放在几张纸，记录着容定的财产所在。里面有汇丰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数字和到期日子、华丰保险公司股票的号码、大英上海电车公司股票号码、新闻路住宅地产的道契号码。所有这些票证的正本都放在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每天早餐前看一边这些纸上的数字，对贫寒出身的容定来说是极大的精神享受。

容定方方正正的性格，就像那笔直的阳光，容不下任何阴暗的角落，容不下柔和的影子把真相装扮得模棱两可。他对一切事物的见解，就像笔直的光线，不屑于做出任何弯曲，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在他凭良心办事的处世中，不存在随机应变，用减低真相的代价，来减轻真相的残忍面目。这种处世态度，对于他的职业来说，无异保障了他的专业道德。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感觉到的却是他无所不在的那种审视有罪无罪的目光。所以，在家里，每一个仆人都怕容定。

倘若不是容定来到餐厅，罗米真不知道跟阿三的鱼价争论会把她带到什么烦恼的地

步上去。

看到男主人来了，阿三匆匆离开餐厅，同时，阿英将早餐按照太太指定的方式，有规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

容定夫妇的早餐内容是固定的：加牛奶的麦片糊、烤面包片、白煮鸡蛋、热可可或红茶。看到这些西式食物，阿英心里常常暗笑，这对东家真不知道有钱怎么享受生活，天天吃这种东西，味道远远比不上自己和其他仆人的早餐。仆人们每天的早餐是泡饭配甜酱瓜、咸鱼或羊肉冻或小虾或糟螺丝，视季节而定。

阿英把当天的《士林西报》放在主人容定的右手边，然后眼睛望着太太，好像在问：还有什么事吗？

“阿英，你可以下去了。”太太罗米吩咐。

容定把涂好果酱和黄油的烤面包片放进嘴里，他的习惯是先咬下面包片的左角和右角，然后再吃面包片突出的中端。这是他在英国看别人吃早饭时学来的习惯，据说这种吃法最初来源于留胡子的洋人不要让嘴唇上的胡子沾上果酱。

容定边吃面包，边浏览《士林西报》。

审判山阳县命案的民国第一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姚荣泽等犯人的量刑已移交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裁夺，执行死刑的可能正在日渐减小，报上仍然不断有评论或报道谈及此案。

革命团体“南社”首脑柳亚子的文章，最为典型地表达了革命激进派的意见。姚荣泽“死而复生。天理何在？国法何在？”。这样的结果，完全是起因于司法总长伍廷芳滥用职权，“因为司法总长的干涉，跟沪军都督府组织起混合裁判法庭，还居然用了陪审员制度。”所以，姚荣泽等犯人至今没上西天。

而洋人对这场案子的审讯过程，远远超出对审讯结果的兴趣。驻沪领事团负责法律事务的副领事会议上，出现这样的记录：“必须注意到，这个延续到4月份的革命法庭，

借助于华人民间产生的陪审员，而由亚力山大容干练处置的整场法庭程序，完全符合西方法律的规矩。”

容定看完报后想，这场民国第一案的审讯到底是成功还是挫折呢？对于革命激进派来讲，无疑是挫折。对于想用这场审讯作为显示中国已有现代司法制度，从而以此为例，同西方谈判何日取消治外法权的温和派来讲，无疑是一次成功。但是，成功又有什么用呢？学长伍廷芳不是因为受不了激进派的责难，辞职回上海养老了吗？

容定很庆幸自己没有像其他念法律的人，走上从政的道路。像他这样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会见风使舵的人，在中国官场是要受气的。

罗米喜欢喝茶，特别喜欢喝添加结奶皮的鲜牛奶的红茶。她看到容定合拢报纸，知道可以跟丈夫谈谈家务了。

“定，这个地方晚上冷落。家里养只狗看门，可以吗？”罗米问。

“对马路是英国兵营，有高鼻子替我们看门，不用担心。”

“那么，什么时候换辆新的马车呢？小刘跟我讲，马车的车顶漏水，修不好。他在东南马车行有熟人，可以打折买新车。”

“修不好是假，他想吃回扣是真。”容定说着用银匙敲开白煮蛋的顶端蛋壳，白嫩的蛋白顺着蛋壳的裂缝慢慢淌下，容定向白煮蛋敲开的顶端撒盐。

“小刘人蛮老实的。”

“把人性朝最恶处想，八九不离十，不会弄错。”

“那么，我们坐车顶漏水的马车，还要坐多久？”

容定知道他和罗米对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就好比一个心灵被一剖为二，给两个人分享。她接受温柔的一半，他独占刚硬的另一半。把温柔和刚硬分开，时时会发生冲突，合在一起，却是一棵刚柔相济的完美心灵。

“我们就要买汽车了，为什么还要换马车呢？”

“主基督啊，你是说自备车？”

“没错。上海现在已经有140辆私人自备汽车，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趁这个机会，容定告诉平时对银钱出入不感兴趣的罗米，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发给自己的红利，每个季度都在增加。照这种增速，一年之内，他就买得起自备汽车。一年之后，他甚至可以投资房地产。最近有人因为资金周转不灵，通过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打折出售热门地段的房地产，被事务所里的几个律师抢先合资买下。明年，如有类似机会，自己也不会放过。

“你最近见到大姐夫吗？”对财务非常不感兴趣的罗米打断丈夫。

容定摇摇头。“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希望等一下做礼拜时能见到他们。”

罗米指的是自己大姐罗达的丈夫尤坤。尤坤是上海最大的华商出版公司“商埠印书馆”的董事，尤坤夫妇每周都在闸北堂做礼拜时，跟容定夫妇见面。不过，最近不知道什么缘故，有两个星期没来做礼拜了。

在这个家里，任何事情上，都是容定做主。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去闸北教堂做礼拜，得听罗米的。容定见罗米停止往杯里放糖，将余下的红茶一喝而尽，知道该结束早餐，准备更衣上教堂了。

容定用纸巾抹去嘴角的蛋黄。这时，罗米高声朝厨房方向叫唤阿英前来收拾餐桌，然后和容定一齐上楼去换衣服。

当小刘驾着容定夫妇坐在里面的那辆漏顶的马车，驶到花园的雕花大铁门时，却被从街上进门的一辆马车挡住去路。

“去看一下，谁来了？”罗米把脸一半伸出马车窗外，轻轻皱起眉头，对前来打开铁门的阿三说。罗米最不喜欢在这个时候发生耽搁，想来这位来客不是熟人，不知道容定夫妇每个星期天的这个时候要去做礼拜。

“罗米夫人在府上吗？”对方的马车夫大声问。

“我就是。”罗米说着，开门下车。

“是罗米吗？”对方车厢里走出一个高高瘦瘦跟容定差不多年龄的人，用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打招呼。

罗米猛然记起来客是日本留学时的一位热衷于社会活动的苏州籍同学。

“咦，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吗？”

“自然欢迎。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先生容定，这位是我同学，日本大学法科高材生陈则民。”

容定下车，和陈则民握手。陈则民肤色白润，面容瘦削，双颧高耸，头戴镶玉石的瓜皮帽，一身讲究的薄呢长衫马褂，服装刚好跟一身半旧西装的容定相反。他高出容定夫妇一个肩膀。容定不得不退后半步，这样才不用仰起脸来，目光透过陈则民的下巴胡须，跟陈则民寒暄。

陈则民说自己是专门从北京赶来有事请教容定，因为怕平时来访见不到容定，所以才冒昧在星期天上门，诸多打扰，十分抱歉。陈则民的一口软糯的苏州吴语，加上堆满笑脸的打躬作揖，把罗米心里因上教堂被耽搁的不快扫得一干二净。在陈则民的坚持之下，罗米一人重新回上马车，打道去闸北教堂，留下容定陪客。

容定在书房接待陈则民。对于这位初次见面的妻子的留日同学，星期天来拜访自己，容定有两种估计。第一种估计是，陈则民希望通过拉私人交情来谘询法律事务，这样跟上律师事务所相比，可以省去一笔可观的谘询费，这种人很可恶，但是在中国人里比比皆是。第二种估计是，陈则民有重大事情要向自己谘询，这件事重大到不方便到洋人的律师事务所里去开口。

“我是受蔡青纯先生相托来请教容大律师的，”陈则民坐在书桌的对面，掏出一封信

递给容定。

信是前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姚荣泽案特别法庭另一位呈审官蔡寅写给容定的。蔡寅在姚荣泽案结案后，随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现任司法部高级顾问。他请日本留学的法科同学、现任大总统府顾问的陈则民来上海找容定商讨筹办成立中国第一个律师行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

蔡寅在信上未说，却是让陈则民当面告诉容定整个事情的背景：

“容大律师，您是幸运的，在英国就取得了铁硬的律师资格，在前清又考取法科进士。可是，像您这样，在当今号称学成法律的2千多中国人里面，恐怕还不到10人。剩下的，包括蔡先生和鄙人在内，大都是留日学法律的。东洋人，不像西洋人那么大方，禁止我们法科留学生参加日本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一来，使我们这些留日学法律的在租界里跟阁下这样的正统律师相比，就显得不够资格，无法在会审公廨名正言顺地执业。更可恶的是，那些在日本混文凭、即便开放让他们考律师资格也不见的能考上的次等货趁机跟我们混为一伍，败坏我们这些正经法科生的招牌。据说，全中国留日最多的地方，浙江嘉兴县共有1万多人留日或游日，大都自称是学法律的，这还了得？！简直比虱子还多。所以，蔡先生在今年1月份发表《律师公会章程》，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律师资格认证制度，甄别淘汰那些冒牌货，让正经的法科生能在租界会审公廨和全国各级法庭名正言顺地当律师。”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现在租界里有人从来没出过国，却说是留英的律师，其实是在洋人家当过佣人，会说几句洋泾浜英文，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件事需要我帮什么忙呢？”

“最大的帮忙，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难道这种事情还有几边吗？”

“容大律师真是君子，君子可欺以其方。想办认证律师资格的事，岂止一方？蔡先生当时提出建立律师认证制度的时候，沪军都督陈其美将军的权势如日中天，他是蔡先

生在日本的同学，也是蔡先生在都督府的上司，有他撑腰，谁敢跟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先生创导的《律师公会章程》唱对台戏？可是过了不久，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冒出另一个日本法科留学生、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宇，他编制了一本《律师法草案》送司法部批准，接着司法总长伍廷芳辞职，事情又转到临时大总统孙文桌上，这样，律师认证制度还未建立，就出现了两个版本。”

“孙博士倾向于哪个版本？”

“孙大总统还未表态，就下台了。”

“那么，这件事现在应该交给袁大总统或司法部裁夺。”

“这就到了要借助容兄的地方。”

“喔？我不懂陈大顾问的意思。”

“我在袁大总统府里得知，下任司法总长是王宠惠先生，王先生是留美法律博士，英美制度相同，跟容兄是一路的。”

容定这才听明白，整个律师认证制度的建立，正成为五种不同差异在互斗的战场。第一种是留日和留英美法科生之间的律师资格差异，第二种是留日和留英美学生因背景不同引起的认知差异，第三种是留日学生内部的真伪学历差异，第四种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不同人事安排的差异，最后一种是沪军都督府激进派和南京临时政府稳健派之间的作风差异。

这时，容定想起伍廷芳曾经说过的话。“中国人的事情，往往是表面辉煌好看，里头一团败絮。”

陈则民没等容定进一步询问，便说出了他今天上门的具体来意。“容兄是在英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听说考之前，先要去一个什么学院学习，对吗？”

“林肯律师学院。”

“容兄能不能根据该院替考生准备的科目，抽出重点，编成一份衡量法科毕业生是

否合格当律师的资格评估书？”

“可以。然后呢？”

“有了这份资格评估书，附在蔡先生的《律师公会章程》后面，送到司法部，请新任司法总长王宠惠过目，一定对他胃口。反过来，没有这份英美式的资格评估，蔡先生的《律师公会章程》会不会让王先生接受，蔡先生和鄙人没有把握。如果，蔡先生的章程没有被接受，我们这些留日法科生出头之日又要推迟。”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份资格评估书跟蔡先生讲的成立上海律师公会，又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有了容兄帮助，蔡先生的章程得以接受，蔡先生想推荐容兄当上海律师公会的会长。”

“我没有时间当官，也无兴趣当官。”

“那么，容兄心里有没有中意的人当这个会长？”

容定摇摇头。

“如果，鄙人想竞选这个会长的位置，容兄不会反对吗？”

陈则民笑容可掬地望着容定。

容定性格里那种黑是黑、白是白的僵硬古板毫不动摇地冒了出来：

“不知陈大顾问愿意讲英文吗？当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免不了要在会审公廨上跟洋人打交道。”

陈则民知道上面这句话里的“愿意”二字是容定出于礼貌加上的。

“英文嘞，略知一二。。”陈则民红着脸说，“照容兄的意思，还是容兄当这个会长最合适。”

“会长这个职位应该是选出来的，不能私下授受。如果，陈大顾问要竞选会长，我不会反对。”

陈则民的脸上泛起幸福的光芒。

这时，楼下传来容定盼望已久的马车声。

五分钟后，罗米开门进入书房。

“陈学长还在，中午在我家便饭，好吗？”

“不不不不，”陈则民站起来，脸上仍然挂着幸福的余晖，“今天已打扰容大律师太久了，受益非浅，我这就告辞。”

“陈大顾问，你要的律师资格评估书，下礼拜天下午来取。上午不要来，上午罗米跟我要去做礼拜。”容定站起来说。

“非常感谢。这样好吗，鄙人下礼拜天请两位到‘杏花楼’晚饭，务请赏光。”

“几点？”容定直率地问。

贫寒出身的容定对任何餐饮的邀请从来都是欣然接受的，而这是作为妻子罗米不得不终生忍耐的一件事情。

容定夫妇把陈则民从书房一路送到花园的雕花大铁门。望着陈则民远去的马车，罗米叹了一口气说：“大姐夫他们的商埠印书馆遇到麻烦了。”